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蘇聯 鄔特金等著

#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第三冊

潮鋒出版社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蘇聯 邱特金等著

#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張才良等譯

第三冊



潮鋒出版社

---

---

#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第 三 冊)

原作者：[蘇] 鄔特金等

翻譯者：張才良等

校訂者：王 石 安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潮 鋒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沙市一路24號210室

壹 記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新閘路920弄26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付排

一九五五年一月簽字付印

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10000冊

開本：762×1067 $\frac{1}{32}$  印張：3 $\frac{9}{16}$

字數：50000字 定價頁：124頁

\* 定價 3,200 元 \*

書號：[108] 分類：文學——文學一般

光騰印刷公司封面印刷

興華裝訂所裝釘

##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第三冊）目次

|                              |     |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卡利勃爾』工廠鐵工——鄔特金      |     |
| 第一階段.....                    | 三九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謝羅夫冶金工廠熔鐵工人——富卡洛夫    |     |
| 我們是蘇維埃熔鐵工人.....              | 三五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列寧格勒『飛步』工廠剪裁工——摩什杜柯娃 |     |
| 光明的道路.....                   | 二七九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烏拉爾斯大林汽車工廠切齒女工——納查羅娃 |     |
| 爲了可愛的祖國.....                 | 二九九 |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莫斯科住宅建築托辣斯石工——奧耳沙諾夫  |     |
| 在首都的建築工場上.....               | 三三  |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卡利勃爾』工廠鍛工

鄔特金



## 第一階段

鄔特金

我因為斯達哈諾夫式的工作，而得到了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稱號。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就為快樂幸福的感覺所左右，好像斯大林同志本人帶着溫和慈祥的微笑說：『前進吧，長成吧，大胆幹吧！』

斯大林獎金，不僅是承認了我們小組斯達哈諾夫式的事業，而且首先保證了祖國和斯大林所期待於我們青年團員巨大有效的新事業的開始。

我現在二十三歲。我的最重要、最巨大的事業還在前面，整個生活還在前面。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來到卡利勃爾工廠，那時我還不到十六歲。

我在工廠人事科（大門旁邊的一間小屋）裏說：『為了支援前綫，為了幫助我的父親狠狠地打擊法西斯匪徒，我願意工作。』

人事科主任仔細看了看我。我身材不高，看樣子比年齡還小。我怕被拒絕，便熱烈地證明我有走向車床做工的權利。我有一張莫斯科市郊集體農莊的證明書，證明書的內容是這樣：『學生鄔特金今夏完成重要田野工作，獲得許多勞動日。』我把這張證明書拿出來給主任看了。

他說：『好的，鄔特金，到車間去吧。』

他們把我派到綜合車間。我走到緊緊關閉着的大門前。我站住了，聽車間裏傳出來的隆隆聲，但不敢走進去。一個姑娘走過我的身邊。她大概猜出了我是新工人，就叫我跟着她走。

車間裏的人很殷勤地接待我。技師們和鑄工們——他們的年齡和我差不多——問我從哪裏來，想學習哪一種業務。

記時員妮娜說：『鄔特金，不要害怕，你在我們這兒會高興的。』

車間主任朵凡斯卡雅勸我學鑄工，因為這是車間裏最需要的一門業務。

青年鑄工辛聶利尼柯娃和陵格是我在車間裏的最初師傅。我跟陵格學習得特別多，他和我同年，而且是求學時代的同學。

我在工廠裏頭一次開始學習是相當複雜的。測微計的零件——測微計壳——的鑽眼工作，要求熟練和注意。我用心觀察師傅的動作：他怎樣鉗住零件，怎樣開動車床，用穿孔器，再用擴孔錐，然後開螺絲母。

我一天比一天了解陵格每個動作的意思和目的。後來有一次我得到他的許可，把工具箱放在車床下面，站在箱上，便開始獨立工作了。

當然，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順利進行的。譬如我鉗住零件後，把扳頭留在搯子上，一下子開了電門。扳頭猛烈地蹦了出來，差一點闖禍。起初也有過車刀的銹磨角度不對，還有別的過錯。但是旁邊有陵格和辛聶利尼柯娃，又有車間主任朵凡斯卡雅。他們耐心地給我解釋，應當怎樣加工零件，怎樣使用車刀。

自從獨立工作的頭幾天起，我便感到責任重大：我們是爲爭取勝利而工作的。祇要提到這一點，我就願意做最複雜、最費勁的工作。

常常在艱苦緊張的班次要下班的時候，朵凡斯卡雅就到我們車床這兒來說：

『孩子們！裝配工段發生緊急情況。那裏有最緊急的定貨。』  
我們立刻離開我們的車床到裝配工段去，在那兒再做半班工作。

我們一面把大大小小的零件裝配成儀器，一面想：『如果前綫上的人看到我們這樣辛苦，這樣睡眠不足，如果他們得知我們這樣工作，那他們一定會說：「孩子們真行！」』這種認識溫暖着我們的心，使我們增加了力量和愉快。

有時候，我們自願留在廠裏整夜工作。在技術科桌子上睡兩三小時，又上車床去做工了。

這對我們，十六七歲的孩子們，是一個嚴格的訓練。我們在勞動生活的初步基礎上來訓練警惕性和鬥爭性，不僅對於自己個人的任務要負責，就是對於自己的工段、車間和工廠的事情都應該負責。

我進車間一年之後，已經被認為是一個『幹部』了。參軍去的同志，有許多新工人到卡利勃爾工廠來接他們的班。現在我們自己也充當起老師來了。

到戰後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在我們綜合車間中，已經有一大批青年工人在車床上做活，可以說，組成這個工段的基本力量的，便是兵役年齡的工人。

我們熱烈地工作，但是參差不齊；我們的車間，在全廠中算是『中流』，按指標說來也是一個『中農』。原來，只巴望好好工作是不够的。整個車間裏，整個工段裏所需

要的是斯達哈諾夫式的新勞動組織。

一九四六年，對於我的命運和我們車間中許多同志的命運來說，是具有很重大意義的一年。卡利勃爾工廠的老幹部們開始從前綫回到莫斯科來了。其中有工長洛西斯基。

當洛西斯基在我們工段開始工作的時候，他的前任介紹了每個工人的情況。他指出誰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誰是努力的工作者，但是還沒有完成定額。洛西斯基不相信我們青年鑛工是『中農』，勞動會參差不齊。

有一次，洛西斯基叫我下班後到他那裏去。當我到新工長那裏去的時候，心裏並不特別高興：因為當時我的工作指標不重要，決不會誇獎我的。不過，洛西斯基倒也沒有責備訓戒我的意思。

他問我：『你的工作指標是否與你相稱？』

『不，不相稱。』

洛西斯基微笑着說：『我也是這樣。讓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吧，以後應當怎樣辦，怎樣讓你不落後。』

坦白地說，我以前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落後的。計劃我差不多總能完成。我的工作

似乎不錯，無論如何比大多數人做得好。車間工長爲什麼要叫我呢？

洛西斯基似乎懂得我的意思，他目不轉睛地看着我，說：

『鄔特金，我想問你，你有什么生活計劃？你有什么理想？你爲什麼鬭爭？』

我能用什麼來回答工長呢？說些什麼理想呢？

我窘住了。洛西斯基看出了這一點。

『現在，我國人民正開始爲新五年計劃而鬭爭。我們要建設新的工廠，開發鑛山，發展城市。五年計劃已經明確規定應當爲人民做些什麼。但是我們每個人應當有自己的五年計劃。我們應當想一想，我們能够爲國家做些什麼。』

洛西斯基的話裏突然有一個巨大而有魅力的任務，簡單清楚地展開在我的面前，由於這個任務，我的生活和勞動每一天都變成更重要而且更有意義了。

『洛西斯基，你自己已經有這種五年計劃、生活計劃了嗎？』我問。

洛西斯基望望我，想了一下說：

『有的。不過我的計劃不僅是和我一個人有關，而且和你，和你的同志們有關……我想把我們整個工段變成斯達哈諾夫式的工段。在集體的幫助之下，把我們的工作提高

高到更高的新階段上去。鄔特金，你明白嗎？」

那天晚上，我沒有許下任何特別的諾言，洛西斯基也沒有要求我這樣做。可是當我離開車間的時候，對於過去艱苦的戰時情況感到更明白了，感到對自己的勞動和同志們的勞動有一種巨大的責任感。

以後，雖然我工作做得更好，超額完成任務，但是洛西斯基沒有誇獎過我。他好像要我知道：『不夠，還不夠。應該再多做些！』

有一次我的車床發生了故障。我正想叫修理工，這時候，洛西斯基來了。他的敏感如何驚人！哪裏不對，哪裏不靈，他都知道。這位工長立刻發見了毛病所在，一動扳頭，弄壞的地方就修好了。

『你還得多多學習，』他臨走時說。

那一天下班後，我到技術圖書館去，借了兩本關於調整和保養車床的小冊子。

工長不但影響到我的工作。洛西斯基對於實現自己的計劃、帶動我們全體這一點上的自信心和堅決性，也一天比一天增強起來了。

我們樂於接受工長的高度要求。大家滿意工段最近所確立的新規則。每個人都開始

取得了準確的一班任務，工作地點也作出典型來了。

我開始工作的時候，一分鐘後便能開動車床：工具已經很好地準備好了，生坯就在旁邊，知道每小時要鏤磨五個測微計的絆釘——十二分鐘做一個絆釘。

掛在車間門前的指標黑板上，我和我的同志們的生產數字增加了。我們工段的工作獲得了迅速的高漲。

一九四七年初，我們車間裏裝置了基輔工廠戰後製造的新式齒輪六角車床。新式完善的車床的出現，對我們大家來說是一大事件。

我們大家都以為新車床是給最老練、最有經驗的工人使用的。不料工長突然指定我學習運用這部新車床。

這個信任，不僅使我而且使全體青年鏤工都激動了。我們懂得，現在，當按照洛西斯基的倡議進行集體斯達哈諾夫式工作的時候，是把我們青年向『最前綫』推進。

這部車床，比我以前用的車床要複雜得多。但是洛西斯基親切而耐心地解釋了它的全部特性。

『不要忘記，你的計劃不僅是關係着你一個人，』他用以前的話提醒我。『把車床熟悉起來，還得教給別的孩子們。』

一星期後，在新的車床上，一個班頭內，我可以製造出六十個測微計絆釘。這比我以前的生產率提高了一倍半。

我想，每個工人，不管他是在哪裏——工廠，鐵路或鑛山——工作，都會瞭解到愉快鼓舞的滿足心情。當看到你和你的同志們的工作指標逐日提高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這一點。

繼我的生產指標之後，車間裏又出現了更高的指標：維克多七十個絆釘，辛聶利尼柯娃六十五個。但那時我已經爭取到七十五個，後來又爭取到八十個。

我們青年們的競賽便是這樣產生的。這個競賽一天比一天令人感到興趣，吸引我們們。

不久，和我同樣的車床又裝了四部。到這時候，我已經積累了在新車床上工作的一些經驗。庫琳科娃，維克多和米特洛法諾娃得到了我的幫助。在共同工作的幾年中，爲爭取斯達哈諾夫式生產率的鬭爭使我們接近起來。

我們常常留在車間裏討論自己的計劃。我們鑛工的工作是富於誘惑性和創造性的。這裏有值得思索的地方。集體討論吸引了大家，幫助大家更好地掌握業務。

那時候洛西斯基不僅是工長，而且是我們車間的黨支書。他知道以前的工作組織對我們已經不適合了，因而建議在車間中組織青年團青年鑛工小組。我們高興地支持了這個意見。

可是當工長建議指定我當組長的時候，我却反對了。實際上，在新小組的成員中有很多優秀鑛工，可以找出更有資格的候選人來。

可是工長堅持自己的意見。如我現在明白，他這樣做，不僅是因為他信任我。他是要訓練我的責任感，不僅為我的一部車床，而是為全組的工作負責。

這樣我就擔任了組長。

克拉娃在小組會議上問：『我們現在怎樣做工作呢？』她好像是請每個人說明自己的計劃。

克拉娃說：『我提議我們首先開始互相學習。讓維克多告訴我，他怎樣做了最困難

的工作，沃洛嘉告訴辛聶利尼柯娃。然後我們共同決定，怎樣搞得更好。」

於是每個人都發了言。原來我們大夥早已考慮到工作組織的改進問題，並且還及時想到了很多事情。

「我們必須好好研究和掌握車床，如果車床發生什麼毛病，不要請修理工，自己來修理，」維克多補充說。

「我們應該向奧爾洛夫小組挑戰競賽，挑戰完全趕上他們……」陵格提示說。

散會後，我們在工廠大院裏走着。不想分手。使我們激動的問題很多，而我們都想立刻談出來。

一天勞動後，到我們的工廠大院中去，是很愉快的。從車間一直走到綠色的花園，開放的花兒如同彩色的地毯。

我們在工廠花園裏足有一小時，討論我們明天工作用的零件問題。

最初，洛西斯基幫助我們更合理地配置人力，擬定每一個人的任務。

「潛在力量」這一句話，在那兒成爲很普遍的話了。我們努力尋找和發見潛在力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能。